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演繁露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祝雯

子部十

演繁露　　雜家類二　雜考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演繁露十六卷續演繁露六卷宋程大昌撰紹興中春秋繁露初出其本不完大昌證以通典所引劍之在左諸條太平御覽所引禾實於野諸條辨其為偽因謂仲舒原書必句用一物以發己意乃自為一編擬

之而名之以演繁露後樓鑰參校諸家復得繁露原本凡諸書所引者具在讖大昌所見不廣誤以仲舒書為小說家其論良是然大昌所演雖非仲舒本意而名物典故考證詳明實有資於小學所引諸書用李匡乂資暇集引通典例多注出其書某卷倘有譌舛易於尋檢亦可為援據之法其書正編不分類續編分制度文類詩事

談助四門中如謂衛士扈駕清道等子當為
鼎子一條岳珂愧郯録引吴仁傑鹽石新論
甲編謂魏典韋傳有等人之稱洪翰林云等
人猶候人蓋軍制如此大昌所疑未為詳允
然書中似此偶疎者不過一二條其他實多
精確足為典據周密齊東野語云程文簡演
繁露初成高文虎嘗假觀之稱其博贍文虎
子似孫時年尚少因竊窺之越日程索回原

書似孫因出一帙曰繁露詰其間多文簡所
未載而辨證尤詳今其書不傳諸家亦不著
於録考似孫所著緯畧其精博不能勝大昌
或傳聞者過周密誤載之歟乾隆四十六年
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演繁露原序

大學致知必始格物聖人之教初學亦期其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麟雎騶鵲荇蘋棠樸豈遽是道若未明八者之為何物八物之為何似而曰吾能得周南召南之所以言葢望而知其為罔也是學也先秦則爾雅入漢則繁露其後轉而為釋名廣雅正謬刊誤皆小學也而論事談理者必稽焉如辨方正位之不容不仗土圭也五三而上制器備物人以為道故爾雅得與經比繁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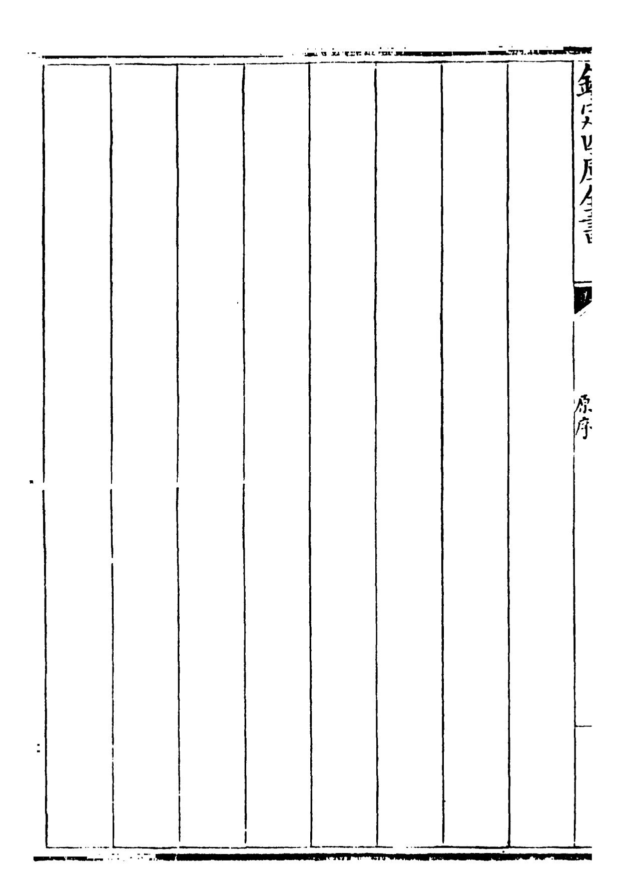
以下既雜載後世之制則其書往往晦伏不揚此貴耳賤目之失也對道而言則有迹者為器本事而論則有質者為物何可限古今而論深淺也以仲舒之識精通天人性命而繁露之書事物名義悉所研極茍其未及仲舒顧可忽而不竟歟予常有意於是而聞見不博且目力窮於應物未能極欲間因閲古有見不問經史稗說諧戲茍從疑得釋則遂隨所遇緣箇亟疏録以備忽忘雖不皆關涉治道而會心賢已棄之可惜因加凡最

而并輯之題其帙曰演繁露以便尋繹非敢自列於董氏以其董出而董名之自識其意焉耳韓退之曰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誠可悪矣然有退之之學則可無退之之學而遺迹談虚恐援據所及金根金銀或相貿易益可赧矣淳熙庚子正月新安程大昌寓吳興書

董仲舒有春秋繁露十卷書名演繁露本此然繁露專主釋經而時時雜以已見穿鑿傅會可謂公羊之忠臣未可謂尼山之素臣也而其文亦骫骳不振或是贋書

不可知是編義取校勘體雜訓詁頗傷煩碎然其辨名正物出史入經證據精覈好古者所必資譬之董書亦猶玉巵無當不如土缶康瓠之適於用也玄晏有言予恨不得請命於天延年累百博極羣書予每讀其語而悲之夫人之生有涯而知無涯以有涯窮無涯殆已博物若張平子而豐城劒氣必諮之雷令嵩山竹簡亦訪之束生然後神物為開亥豕無訛況學謝三餘書慚半豹者乎予少有嗜古癖久而健忘每讀書至會心處有

所欲語取筆書之而尋以懶棄去年紀蹉跎恐此事便廢徒欲窮搜古人已成書而讀之彼則溉種而我乃食其實亦巧拙勞佚之效也是書得自友人謝耳伯予愛其錯綜義理不冗不浮在諸小説家最為可意恨世不甚傳因刻置文遠堂中以貽同好至於是書撰述大旨業詳程大昌自序余故可毋論也時萬歴丁巳端午簫曲山人鄧渼題



欽定四庫全書

演繁露卷一

宋 程大昌 撰

牛車

漢初馬少故曰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將相或乘牛車言惟天子之車然後有馬然亦不能純具一色至將相則時或駕牛也自吳楚誅後諸侯惟是食租衣稅無有横入故貧者或乘牛車則此之以牛而駕自縁貧窶無資可具非有禁約也漢韋元成以列侯侍祠天雨淖不駕

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削爵則舍車而騎漢巳有禁矣東晉惟許乘車其或騎者御史彈之則漢法仍在也至其駕車遂改用牛王導駕短轅犢車犢牛犢也王濟之八百里駁駁亦牛也言其色駁而行速日可八百里也石崇之牛疾奔人不能追此其所以寶之也南史吳興太守之官皆殺軛下牛以祭項羽知駕車用牛也豈通晉之制皆不得駕馬也耶予於是攷案上古駕車則皆駕牛無用馬者故易曰服牛乘馬也又曰皖彼

牽牛不以服箱則牛服之謂也至古之耕却不用牛孔子弟子中有冉耕字伯牛豈前此未以牛耕耶詩十千為耦長沮桀溺耦而耕沮溺二人相對自挽犂也甘誓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詩曰四牡騑騑蕭蕭馬鳴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則車皆馬駕也然則此時牛既不耕又不駕車則將何用也至於馬既駕車車重而鈍又未有人知用馬為騎直至六韜方著騎兵詩書中元未之有此制殆難攷也

徐呂皮

今使北者其禮例中所得有韋而紅光滑可鑒問其名則徐呂皮也問其何以名之則曰徐氏呂氏二氏實工為之也此說出於遠傳信否殊未可知矣予案燕北雜禮所載遼事曰契丹興宗嘗禁國人服金玉犀帶及黑斜喝里皮并紅虎皮靴及道宗即位以為靴帶也者用之可以華國遂弛其禁再許服用此即靴帶之制矣及問徐呂皮所自出則曰黑斜喝里皮謂回紇野馬皮也

用以為靴騎而越水水不透裏故可貴也紅虎皮者回紇獐皮也揉以硇砂須其輭熟用以為靴也本此而言則知徐呂皮者斜喝里聲之轉者也然斜喝里之色黑而徐呂之色紅恐是野馬難得而硇砂熟韋可以常致故染而紅之以當獐皮也為欲高其名品遂借斜喝里以為名呼也

陷河

沈存中曰今之推五行三命者皆借事物以寓其理如

驛馬貴人之類是也然貴人驛馬今世術人悉皆知而用之惟陷河一名人固不知亦復不講故沈氏之言曰西域有沙地極虛輭人馬履之隨步漋洞如行幕上或值甚虛處陷入其中輒不可出是為陷河也術者既廢此說不用亦無人能知陷河之為何物何理也石晉天福四年嘗遣使冊命于闐以平居誨為制置判官居誨行程記曰自沙州至樓蘭城二千餘里自樓蘭行三月過一處名陷河須束薪排連填匝兩岸乘勢急走乃始

得過駞馬比人稍重即須卸去所載獨以身行可也若適遇鋪薪不接之處不問人駞皆陷矣駞雖軀體壯大茍其陷焉亦遂全體淪没才能露出背峯一入遂不可救故比之陷河也者即沈氏謂命家借之以喻沈滯者也驛馬者陰陽相交第第接續如詩所謂驛驛其達者正其義也夫其驛馬陷河對立而命之名則陷河之與驛馬必如長生之對七殺也三命家既有其名而無其義則古説之傳乎今者多不具矣何可責其必驗也

服匵　刁斗　斯羅

南唐張僚使髙麗記其所見曰麗多銅田家鎰具皆銅為之有温器名服席狀如中國之鐺其底方其蓋圓可容七八升案齊雜記云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底平可著六七升以示秘書丞陸澄之澄之曰此名服匵單于以賜蕪武子良睎其欵識果如所言夫東夷之謂服席即北狄之謂服匵者也語有訛轉其實一物也僚之回也舟至泠泉麗兵來衛中有銅器晝以供炊夜

以擊警用顔注驗之即刁斗矣東夷箕子之國也猶知重古三代俎豆至漢尚存則刁斗尚其傳習而近者也若銅厮羅其義絶不可曉桑張僚記新羅國一名斯羅而其國多銅則厮者斯聲之訛者也名盆以為厮羅其必由此也中國古固有盆矣皆瓦為之故可叩擊以為樂節者以其有聲也相如請秦王擊缶楊惲謂頻本秦也拊缶而呼烏烏皆瓦為之質未至用銅也若其以銅為質固不知始於何時然其以斯羅為名而至今仍之

則斯羅也者本其所出以為之名也後世固有改用黄白二金且鍛且鑄者矣而其易盆名以為斯羅者則其祖本由新羅來不可掩也於是酒器之有豊也樂之有阮咸嵇琴也食品中之有畢羅鑑虛也皆本其自而立之名也則易盆名以為厮羅自當本之新羅無疑也

日圓與日說通

古謂日輪規環千里特言其周廣當然者耳而無有言其如何其圓者也沈括取銀圜為喻曰月如銀圜本自

無光日耀之乃有光其圓非圓乃月與日相望其光全耳及其闕也亦非真闕乃日光之所不及耳此喻最爲精審予已詳著之矣淳熙丙申三月予爲少蓬太史局言朔日巳時日食西北隅食至一分半而復巳而日行加巳呼請臺官即道山下以盆貯油對日景候之時既及巳雲忽驟起少選雲退則日輪西北角微有虧缺約其所欠殆不及一分蓋食巳而復非不及一分半也其年某人忘其名使遼自北而回正當食時其行適及河北

自北望之則日輪虧及十分之二是太史之言固不能精亦不全謬也予因此之見益知沈括銀圜之說確與之合也臨安距河北則向南二千餘里矣日食西北人在東南故從東南見之闕處全少是以十其分而闕僅及一也至於人在河北日並東南故其食處多現而遂十分虧二以此見日輪正圓可驗也此如東京所鑄渾儀今在臨安清臺則於西北兩柱移低兩寸以順天勢其痕迹尚在可驗也南北與地於以準望天度則臨安

與汴京自是不同也

騶唱不入宮（唱 騶）

舊尚書令僕中丞騶唱得入宮門止於馬道（馬道是許人上馬處）也

郭祚為僕射奏言非盡敬之宜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

按騶唱者騶從之傳呼也朱仲遠為行臺僕射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廢帝笑而許之史臣謂其任情則是僕射在朝得用騶唱而泣軍則否軍國異容之義也在軍而乞從朝儀所以名為任情也梁制尚書令僕御史中

丞各給威儀十人其七人武冠絳韝音溝唱呼入殿引喤至階一人執儀囊不喤音喤横類篇曰喧也則七人同聲唱導故曰喧也通典二十二絳韝六人所謂鞴也

學官

官者管也一職皆立一官使之典管也故官舍所在皆名為官其曰學官者學舍也五帝官天下以天下為公而使仕者任之是為官矣三王家天下則以天下為已有者也然則學官之義可想矣渭口有船官餘杭有鹽

官成都有錦官齊出三服有工官其為官一也

漢官稱府

漢時廷尉治亦稱府倪寛傳御史亦稱府朱博傳

韶鳳石獸

黄圖曰文王立辟廱而知人之歸附靈臺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識之案此類而言即簫韶儀鳳非真有鳳來也擊石拊石非真有獸舞也若聲若舞皆寫鳳獸而入諸形容焉耳若以

為真有儀舞則祖考來格亦真有神像顯然降格也乎周禮樂合而天地神祇皆至是亦此理也大武之舞周人世世用之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豈世世真有周召來集舞佾之前也歟以此求之則夫立為象類而真有感格益可驗矣詩曰於論鼓鐘論者商度其制而求以樂放之也

左符　魚書

漢太守之官必得左符以出至郡用以為驗葢右符先

以留州故令以左合右也唐世刺史亦執左魚至州與右魚合契亦其制也唐世左魚之外又有敕牒將之故兼名魚書唐書曰開成二年幽州節使史元忠奏當管八州準門下牒追刺史右魚各一隻臣勘自天寶末年頻有干戈並皆失墜伏乞各賜新銅魚可之（貨三百五十五）後有詔刺史已有制書為驗左魚不給

淇澳

詩瞻彼淇澳菉竹猗猗陸璣草木疏援爾雅云菉王芻

也郭璞云即菉蓐草也予謂不然史記漢世河役云下淇園之竹以為楗淇水古屬衛地又詩籊籊竹竿以釣於淇亦衛地也夫惟衛竹之大可為河楗而其竿之長可以垂釣則其不為王芻之草亦已明矣本朝之初試文必本注疏不得自主巳説嘗試館職有以緑竹為題者試人賦竹以為釣淇之竹而莅試者咎其不從訓故黜之不取富韓公嘗辨有司之誤矣

卞山

湖州卞山其形嵯峨畧如弁狀故東坡初至湖詩曰聞有弁山何處是為君四面意求看及其至郡已久凡詩所賦而及此山則字皆為卞不復為弁蓋圖經云卞姓居之故其山名卞也至風土記則曰烏程縣峅山望之有黄氣紫雲大吴故以葬焉八御覽其字又加山為峅不知孰是案左氏昭九年為弁髦杜預釋之曰弁冠也陸曰弁亦作卞然則卞弁古葢通用矣謂山形為弁亦與卞通

行李

左氏襄八年子員謂鄭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則行李當為使人令人謂出行資裝為行李固失之矣唐李涪曰使字山下安人人下安子葢古使字也傳左氏者誤書岑為李故一字釐為二字涪之此語亦未必可據昭十三年鄭會晉于平丘子産爭承曰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注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則是正指使人為行理也此最明證也古字

多通用理李同也若以行李為行裝之具恐無所本也

水碧

李太白詩多言采水碧碧玉類也水中有此碧也字書曰碧者玉之縹青者也水經於榖水源派載山海經之言曰紵麻間其中多碧玉篇玉部引山海經亦云商山下多青碧郭璞曰亦玉類也此之謂碧即王褒謂為碧雞之碧也古大夫佩水蒼玉其殆用此乎今信州水精其品下而不瑩者多為縹青之色

碑厄

王闢之澠水燕談云景祐初姜遵奉太后意悉取長安碑石為塔材因援楊大年談苑叙武行德金石厄以傷之傷之誠是也然此何足怪隋文帝嘗誚世之立碑者曰若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不然徒為人作鎮石耳案水經洛陽天淵池中有魏文帝九花樓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然則尚矣

江左度量尺比唐制

通典叙六朝賦税而論其總曰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注云當今謂即時即時者當佑之時也唐時一尺比六朝制一尺二寸也王制曰古者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畆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畆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六分

玉食

王嘉傳玉食注言精好如玉周禮王齋則供玉食是真

以玉參饌也玉不可炊如何可食當是參粒為禮如今人服藥耳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三者一類也作福作威非尋常刑賞之有定刑者也天子時出意見特有賜予誅治也故曰功多有厚賞予則孥戮汝皆出賞罰之外以作福作威也再以其類推而求之則玉食也者非常饌也當齋之時特設此玉如特作之威福非常法也亦如漢武以玉屑和露之類後世乃欲求服玉之法殆失本意矣

類交戟

交戟之内案通典衛尉公車令曰胡廣曰諸門部各陳屯夾道其旁設兵以示威武交節立戟以遮呵出入也

祏室

宗廟神主皆設石函藏諸廟室之西壁故曰祏室室必用石者防火也通典祭

若干

若干者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若箇猶言幾何枚也又

說干者十榦自甲至癸也亦以數言也漢食貨志

邸閣

為邸為閣貯糧也通典漕運門後魏於水運處立邸閣八所俗名為倉也

巖廊

舜遊巖廊李試義訓曰屋垂謂之宇宇下謂之廡步檐謂之廊俗書檐為簷 峻廊謂之巖漢宣帝選六郡良家子便弓馬者為羽林郎一名巖郎言其禦侮巖除之下注曰

後漢志曰言從遊獵還宿殿階巖下室中故號巖郎通典十八

和香

梁武帝祀地用土和香杜佑注以地於人近宜加雜馥案雜馥即合諸香為之言不止一香也梁武帝祭天始用沈香古未用也通典四十三

霤力救反

五祀有中霤左氏三進及霤通典曰古者穴居故名室

曰霤許叔重說文曰屋水流也以令人家凖之則堂中有天井處也許說誠確

行馬

晉魏以後官至貴品其門得施行馬行馬者一木横中兩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之於門以為約禁也周禮謂之陛枑互音今官府前乂子是也

篮遠曰

旬之外日為遠日

先輩進士

唐世呼舉人呼已第者為先輩其自目則曰前進士案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學初詣學者為門人滿一歲試通一經者補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試故後世稱先試而得第者為先輩由此也前進士者云亦放此也猶曰早第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通典五十三

花信風

三月花開時風名花信風初而泛觀則似謂此風來報花之消息耳按呂氏春秋曰春之得風風不信則其花不成乃知花信風者風應花期其來有信也徐鍇歲時記春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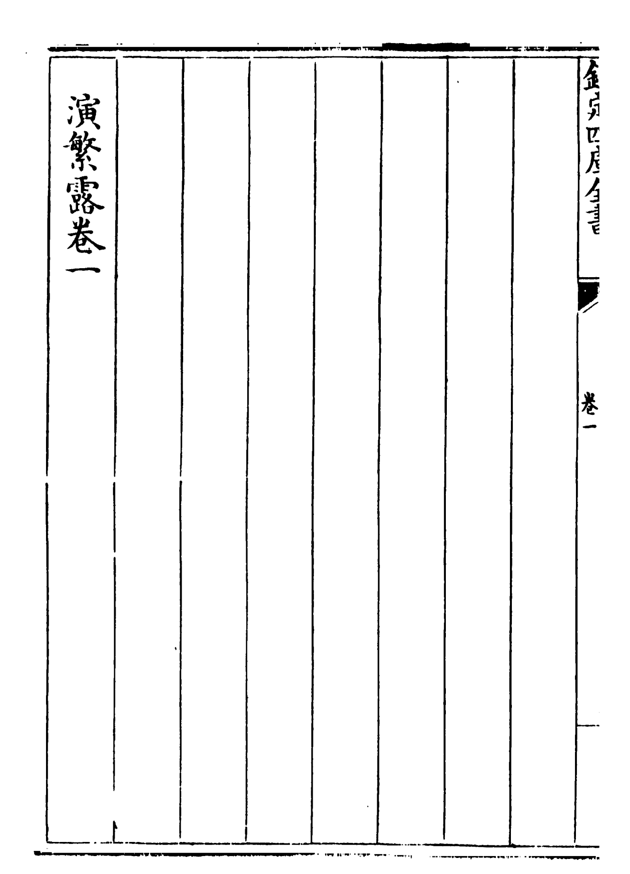
金鎰

枚乘七發曰射千鎰之重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文選三十四

花犀帶

唐會要章服大和六年勑一品二品服色許服犀玉及

斑犀按斑犀者犀文之黑黄相間者也此時止云斑犀至近世其辨益詳黑質中或黄或白則為正透外暈皆黄而中涵黒文則名倒透透即通也唐世槩名通天犀若正透倒透之别出於近世也今世士夫便服而繫犀帶惟两府始服正透從斑巳下即服倒透本無定制直是以正透為重耳



演繁露卷一

演繁露卷二

宋 程大昌 撰

牙旗牙門旗鼓

大將所建牙旗劉馮事始兼載兩義其一謂以象牙飾旗其一謂以爪牙為義然終無的據御覽三百三十九至其所引兵書則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建牙必以制日制日者其辰之在五行以上尅下之日也又引尚書曰門旗二口色紅八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前軍列又引

黄帝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又引後漢書光武徇河北收韓歆置鼓下將斬之注云中將軍最尊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旗以為軍門并設鼓戮人必於其下合此數者言之則軍門對立兩旗是為牙旗其巳審矣特不知真設以牙邪或止取爪牙以為義也真人水鏡經曰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夫以旌為門即旗門也此其說有本也後世軍中遂置牙門將郭子儀李光弼在朔方皆嘗為之魏博特置驍

銳可倚仗者使為護衛名為牙兵而典總此兵者其結銜名為押衙至於官府早晚軍吏兩謁亦名為衙宇文化及為秦王浩丞相於帳中端坐白事者默然不應下牙時方收啓狀與張愷參決之則是以朝晡而集為牙也呼為既熟雖天子正殿兵衛受朝謁亦名正衙當是因牙門之義展轉以為此名也黃帝出軍曰有所征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住東赤牙旗引住南白牙旗引住西黑牙旗引住北黃牙旗引住中是凡大將行住不

以何地皆有牙旗隨之不止軍門有二牙旗也魏志曰典韋為張邈士牙門長大衆莫能勝韋一手建之此即牙門大旗矣吳志陸遜討費棧以兵少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賊即破散既云益施牙幢則不止二旗矣凡勝輔袁宏顧愷之陳子昂皆有祭牙禡牙文其所謂牙即牙旗也再詳此義恐旗有飾牙之理葢既不專以門旗為牙旗而五方之旗皆名為牙恐欲重其體故飾之以牙也耶詩之象齒五輅之象輅其為用象亦已久矣

荃蹄笏

得兔者忘蹄得魚者忘筌筌與蹄世人習聞其名而不能察其果為何物也戰國策魏魀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决蹯而走虎非不愛其蹯也不以環寸之蹯而害七尺之軀然則蹯也者其虎足之爪或指也歟故曰環寸也言其圍一寸也唐韻曰蹯獸足也左氏胹熊蹯不熟蹯即熊掌也係蹄者以繩為機縻繫其蹄也决蹯者知其縻繫不可復解故自剔去其足魏

[illegible]之謂如人遭蝮螫而自斷其腕者也以類求之則罠蹄者亦設繩以縻兔也歟筌者魚笱也出廣韻笱者以竹為器設逆鬚於其口魚可入不可出也文選有寘筌李善曰取魚之器也詩曰寡婦之笱又曰敝笱在梁又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蓋橫溪為梁梁傍開缺透水而設笱以承其下魚隨梁已即覺水淺急趨旁闕以求入溪既入即陷笱中見者發笱而取之也相戒毋發我笱者懼其發取已獲之魚也

几

几與案自是兩物几者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捧抱故釋名曰几庋也所以庋物者也其音軌其義則閣也漢武内傳帝受王母真經庋黄金之几是以几而貯閣經文也鄴中記曰石虎所坐几悉彫畫為五色花則几者所以坐也非案類也語林曰孫馮翊往見任元褒門吏憑几見之孫請任推此吏吏曰得罰體痛以横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横施植其兩足便為憑几何必狐

踳鶡膝曲木抱腰用此推之則几之形象可想大率如今之胡床項施曲木而俗以抱身交床名之是其象矣第古無繩床既為坐具必是施板竹林七賢論曰阮籍在衰孝尼家醉起扶書几板為文王逸少見門生家棐几滑淨因書真草其父刮去是皆有板可書也孟子隱几而卧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然似喪其耦皆其事也必以几閣其手故得以寄其逸也若周禮玉几漆几用材設飾則有別若其形制無二也

石蜜

太平御覽異物志曰交趾甘滋大者數寸煎之凝如冰破如博棊謂之石蜜涼州異物志曰石蜜之滋甜於浮萍非石之類假石之名實出甘柘變而凝輕注云甘柘似竹煮而曝之則凝如石而甚輕又魏文帝詔曰南方龍眼茘枝寧比西國蒲萄石蜜合此數說觀之既曰柘漿所凝其狀如冰而名又為石則今之糖霜是矣又有崖蜜者蜂之釀蜜即峻崖懸𡨋其窠使人不可攀取也

而人之用智者伺其窠蜜成熟用長竿繫木桶度可相及則以竿刺窠窠破蜜注桶中是名崖蜜也

護駕

六典侍中護駕又左補闕掌扈從乘輿扈即護也近說引相如賦扈從横行出乎四校之中則失之矣師古曰扈跋扈也言其驍勇不循行列而自跋扈行乎四校之外也不專以護衛為義也

盔盋

東方朔傳置守宮盂下注盂食器也若盋而大今之所謂盋盂也盋音撥今僧家名其食鉢為鉢則中國古有此名而佛徒用之耳

紫泥封詔

漢朝中書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緑緹其上案此即是紫泥渾裹其匣而泥匣之外更加緑緹也漢趙皇后傳曰中黄門田客持詔記盛緑緹方底封御史中丞記其曰方底即詔函矣紫泥所封即方底之函矣函外又以

綠綈封裹之也御史中丞記即謂中約書者是矣約書云者約結也以繩或帶結封而書字其上也即封緘也

車渠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輩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陳於紂庭然則車渠非大貝也特貝之大者可比車渠耳不知車渠又何物也御覧六百四十七 車者車也渠者輙迹也孟子謂城門之軌者是也

霞帔

唐睿宗召司馬承禎問道遂賜絳霞紅帔以還公卿賦詩送之今世之謂霞帔者殆起此耶出實賓録二十五

牛衣

王章卧牛衣中注龍具也龍具之制不知何若案食貨志董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然則牛衣者編草使暖以被牛體蓋簑衣之類也

玉巵無當

韓子曰堂谿空見昭侯曰今有玉巵無當瓦器有當君

渴將何以曰以瓦器空曰為人主漏泄羣臣之語猶玉巵無當也昭侯於是每與空話事歸輒獨卧惟恐漏言於妻妾也案左思賦嘗引玉巵無當以譏揚雄而曰假言珍怪如玉巵無當而巵當之為何物無有能言者今以韓子求之則當者底也當平聲 以玉為巵信美矣而其下無底則水漿迸散不若瓦器有當乃為適於用也御覽

以華陽隱居代名花書

陶隱居以諸王侍讀解職遂自稱華陽隱居書疏亦以

此代名出太平廣記 國初人簡牘往來其前起語處皆書名後結語處即以花書代名不再出名也花書云者自書其名而走筆成妍狀如花葩也中書舍人六員凡書敕雜列其名濃淡相間故名為六花判事花書之起其必始此矣韋陟書名如五朶雲亦其事也王介甫當神宗正眷注時其書石字為口人皆效之故時人嘲之曰表德皆聯甫花書盡帶圈蓋有以也

馬纓

建隆元年涇州都校李玉謀害節使白重贊先遣人市馬纓一即偽造制書云重贊謀逆令夷其族謂都校陳延正曰使人致此去矣上聞大驚鞫之玉棄市又李飛雄竊得馬纓遂詐稱詔斬邊帥人初亦信之即知馬纓者使人用以為驗也新築人請繁纓以朝即此也今州郡惟帥臣乘馬乃始有纓建康有之他帥不製也

坫

論語反坫也者乃是藉爵之器兩邦君酬酢飲巳而反

置爵其上是名為坫也沈存中記國初人有用反坫為屏者沈以為誤為其下文又有塞門塞門屏也不應重以屏出也案許氏說文云坫屏也不知許氏別有據否亦恐許誤

六帖

白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曰開元中舉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

得五得六者為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六帖云者取中得之數以名其書期於必遂中選也

古每一官別鑄印

孔琳之當亘元時建議曰古者皇王傳國之璽及公侯襲封之印皆奕世傳用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之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内外羣臣每遷悉改終年刻鑄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愚請衆官印即用一印無煩改作本傳十七

神道

李廣傳丞相李蔡得賜冢地盜取三頃賣之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世之言神道者始此西漢二十四又霍光塋起三土闕築神道神道言神行之道也長安志

卷

司馬遷言李陵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音眷與絭同眷絭音皆去權反又陵傳陵連發弩射單于張晏曰三十絭共一臂案絭是弩弦張之則滿臂即弩檣也空拳言上弦使滿而無矢可射承

上矢盡為文也西漢十四

爆𥜥

宋景文筆記曰宣獻宋公著鹵簿記至爆𥜥不能得其義予後十餘年始得之其説曰江左有旳𥜥為其首大如旳是其義也按字書旳小瓜也蒲卓反字或為旳同一音也予案爾雅爆牛犎牛也此獸抵觸百獸無敢當者故金吾仗刻爆牛於𥜥首以碧油囊籠之荆楚歳時記所説亦與爾雅同今金吾仗以爆𥜥為第一隊則是

𤜶槊云者刻犎牛於槊首也他說皆非也

五馬

太守五馬莫知的據古樂府五馬立躊躕即其來巳久或言詩有良馬五之侯國事也然上言良馬四之下言良馬六之則或四或六元非定制也漢有駟馬車正用四馬而鄭玄注詩曰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玄以州長比方漢州大小相絶遠矣周之州乃反統隷於縣比漢太守品秩殊不侔不足為據然鄭後

漢時人則太守之用五馬後漢已然矣至唐白樂天和深春二十詩曰五匹鳴珂馬雙輪畫戟車至其自杭分司有詩曰錢塘五馬留三匹還擬騎來攪擾春老杜亦曰使君五馬一馬驄則是真有五馬矣若其制之所始則未有知者

鶻突

師友談紀云錢穆父尹開封剖決無滯東坡朝次譽為霹靂手穆父曰敢云霹靂手且免鶻鷺蹄即俳優以為

鶻突者也鶻突者胡塗之反也殷芸小説曰孫邕醇粹有素魏武帝初置侍中舉者不中選遂下令曰吾侍中欲得渾沌渾沌氏古之賢人也於是臣下方悟遂舉邕帝大悦此語著於釋稗釋稗訓之曰世俗之俳言也鶻者渾之入突者暾之入渾者渾之去沌者暾之去也用此言觀之則謂愚無分别名為鶻突由來古矣釋稗不書名氏其書引王介父解義即近世人也或作陸農師

綵杉

霍光傳師古曰爾雅毛詩傳皆云樅木則松葉栢身栝木則栢葉松身按栢葉松身乃今俗呼為絲杉者也

虚封

建安二十年曹操專封拜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内侯凡六等以賞軍功新置皆不食租虞松之曰今之虚封蓋始於此

萱草

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直以諼為萱草詩永矢弗

諼諼訓為忘故曰永誓不忘也又凡字必從其類而萱當從草今特舍草從言義皆可疑後見許氏說文萱之字從草憲又作萱作蕿俱以況袁為飜切乃知古詩字本作蕿自唐明皇改古文代以今字乃訛蕿為諼耳

碑生金

晉語云墓碑生金庾氏大忌初不曉生金為何等語案吳淑事類賦引魏志曰繁昌縣授禪碑中生金表送上羣臣盡賀王隱晉書曰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

生金人盜鑿取以賣賣巳復生此江東之瑞也其曰瑞者晉為金行故金生為祥元帝中興其應也据此而言則碑中誠生黄金矣亦異事哉

牙盤

唐少府監御饌器用九飣食以牙盤九枚裝食味於上置上前亦謂之看食據此即是以牙飾盤矣問之今世上食止是髹盤亦不飾牙

鐐鑪

談苑載鐐鑪曰鐐者白金也意謂以白金飾爐也是固有本矣然恐語訛耳爾雅云烘燎煁烓也烘謂燒燎也煁令之三隅竈也然則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為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今之生麻籸音身盆也然則鐐鑪亦不為鐐當為燎爐耳

燭

儀禮之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大燭於門外鄭玄注

曰燭燋也甸人掌供薪蒸者庭大燭為位廣也閽人門人也為作也作大燭以俟賓客之出也古燭未知用蠟直以薪蒸即是燒柴取明耳亦或剥樺皮爇之亦巳精矣然曲禮曰燭不見跋則是必有質可簽乃始有跋耳曲禮或是有蠟燭後從其所見而言之耶

答人問九江說

前蒙疑諭九江曲折冗久不報當不訝否某之論禹貢也疑則傳疑初未嘗敢確主其見也進本於發語中巳

著此意至於九江非今江州固嘗明言之矣顧經文闕及九江者多恐是經中大節目若不姑據古傳以奠其地則凡經文中語及九江者無所指以致其辭故姑從古傳言之不謂確不可易也春秋所書尚分見聞傳聞為三歐公亦不敢全廢漢儒之說而遂設為之喻曰村曈有火州人數日乃始聞之不如其邑人翌日聞之之未遠也縣閭雖近又不如其鄰人登時親見之審也秦以今淮南為九江漢以今江州為九江皆非鄰人親見

之審矣然由今日睎秦漢如以州人而言縣事又不如姑仍縣人之言尚或可據也若舍之不用别擬一水以名九江是似州人強破邑傳或時却成贗誤所不敢安也漢去古不逺已不知九江所奠矣劉歆遂指彭蠡以為九江凡今名江州以為九江郡皆始於歆然歴世不肯主信者以滙即彭蠡也滙與彭蠡經既以三江名之不應添出一名謂為九江也夫三江者南中北相參為三是尚可應塞三數矣若九之為九其名何自而起耶

故王莽雖采歆説以此名郡而後世不肯主信者為其本無的據也若其指洞庭為九江則自胡旦始而鼂説之實宗師之第不肯明云其説自旦而出耳古來未嘗有為此言者也且經之言九江也如曰九江孔殷又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又曰九江納錫大龜是皆因事及之猶可展轉它説矣至夫岷江原委相貫自岷山以至入海具有次第著乎經文則何可移之而它也歟經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則

是九江也者上承岷派由夔峽東注以下貫於東陵而後始會於滙匯者南江之與江漢合三為一之地也今江州湖口縣是其所也洞庭也者課其大派則上承瀟湘而下逕岳州以合於江而瀟湘之源皆出湖南不受蜀水也則書之岷派瀟湘不得而預也今從岳州言之岷江正在州北洞庭乃在湖南其不為一派明矣由岳州已上則兩水不相入如之何强取未嘗合流之南派而用全無古據之見劉而入之北派也今鼎沅之西固

與蜀中施黔東西相距然而中隔萬山水不通流如之何而云南派可入北派也湖南固有澧水因遂置為澧州矣李吉父元和郡縣志遂取此之澧水以為岷蜀之澧故胡旦信之不疑而不知後世湖南之澧水非古梁州之澧水也此最致誤之因也旦之說曰九水入於洞庭故名以九非也連水營水今為瀟耒水洣水漉水瀏水溳水並水湘水是姑可枚列為九矣然而九水之外更有微水資水沅水澧水此四水者亦皆同入洞庭而同

注於江則是洞庭所受者凡十三水矣不知以何為限而遂掇去四水不數也若以為上流只有九水則資之入沅時漣瀟鍾耒渼漉瀏潤之入湘也方其初來已為九水而沅湘又為二水以九合二則十一矣其可削減十一使之為九乎若専以注湖為數則又沅湘實止二水數不及九不知何據而遂以意定之為九也蓋古人之記水派也皆摭其本名本地據實言之無有取象以為之數者也旦謂九為陽數則於治水之義絶無所附

不待他人致辨胡氏亦既設辭自疑而不敢主執矣是江淮河濟命名既定則江的名江河的名河不似今世凡水皆得名江名湖也且夫漢水之大幾與岷江相敵其巳大矣而其初未及入江經但稱之為漢不肯假以江名也洞庭雖大安得未會於江而遂破例以目為江乎而經亦無其語何可信也

演繁露卷二

演繁露卷三

宋 程大昌 撰

誕馬

宣和鹵簿圖有誕馬其制用色帛周裹一方氊蓋覆馬脊更不施鞍此其為制必有古傳非意剏矣然名以為誕則其義莫究也蔡攸輩雖加辨釋然不協當案通典宋江夏王義恭為孝武所忌憂懼故奏革諸侯國制但馬不得過二其字則書為但不書為誕也但者徒也徒

馬者有馬無鞍如人袒裼之袒也迹其義類則古謂徒歌曰謠是其比也其所謂徒者但有歌聲而無鐘鼓以將也然則謂之但馬蓋散馬備用而不施鞍轡者也通典一三十又王瓊每見道俗乞丐無巳道逢太保廣平王懷遽自言馬瘦懷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案此書但為誕誤也所與者但馬而無鞍勒故以乘具與之其理相貫也又案酉陽雜俎一卷北齊迎南使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百餘人其所書曰但馬而不曰誕馬在

車後而名但知無乘具以備闕也

卜教

後世問卜於神有器名盃珓者以兩蚌殼投空擲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自有此制後後人不專用蛤殼矣或以竹或以木畧斵削使如蛤形而中分為二有仰有俯故亦名盃珓盃者言蛤殼中空可以受盛其狀如盃也珓者本合為教言神所告教現於此之俯仰也後人見其質之為木也則書以為校字義山雜纂曰㘈神擲校

是也校亦音玟也今野廟之荒凉無資者止破厚竹根為之俗書竹下安教者是也至唐韻効部所收則為珓其説曰珓者盃珓也以玉為之説文玉篇皆無珓字也案許氏説文作於後漢顧野王玉篇作於梁世孫愐加字則在上元間而廣韻之成則在天寶十載然則自漢至梁皆未有此珓字知必出於後世意撰也干禄書凡名俗字者皆此類也至其謂以玉為之决非真玉玉雖堅不可颺擲蕉野廟之巫未必力能用玉也當是擇蚌

瑴瑩白者為之而人因附玉以為之名凡令珠璣琲㻿字雖從玉其實蚌屬也夫惟珓校𥳑既無明據又無理致皆所未安予故獨取宗懍之說也懍之荆楚歲時記曰秋社擬教於神以占來歲豐儉其字無所附並乃獨書為教猶言神所告於䫻擲乎見之也此說最為明逕也又歲時記注文曰教以桐為之形如小蛤言教教令也其擲法則以半俯半仰者為吉也此其所以為教也

流離

漢西域傳罽賓國有琥珀流離師古曰魏畧云大秦國出赤白黒黄青緑縹紺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為之虚脆不耐實非真物案流離今書附玉旁為琉璃字師古之記流離是矣而亦未得其詳也穆天子傳曰天子東征有采石之山凡好石之器於是出天子升山取采石焉使民鑄以成器於采石山之上注云采石文采之石也則鑄石為器古有之矣顔氏謂為自然

之物恐不詳也北史大月氏傳魏太武時月氏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采礦於山中即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者自是中國琉璃遂賤用此言推之則雖西域琉璃亦用石鑄無自然生成者若果出於生成則月氏之賈從何人而受此鑄法也兼外國奇產中國未始無之獨不聞有所謂真琉璃也東坡作藥玉盞詩曰鎔鉛煮白石作玉真自欺東坡謂煮即穆傳之所謂鑄顏氏之謂銷冶者也然中國所鑄有

與西域異者鑄之中國則色甚光鮮而質則輕脆沃以熱酒隨手破裂至其來自海舶者製差樸鈍而色亦微暗其可異者雖百沸湯注之與磁銀無異了不損動是名番琉璃也番流離之異於中國流離其別葢如此而未嘗聞有以石琢者也如階石之類古謂之珉又謂之碔砆至瑌瑦琇玟皆石之似玉者使此一種石而入用自附名於玉不為流離矣故知師古之言為未審也

闕出

漢法闌出謂以違禁之物越出邊禁之地也無籍而冒入宮殿則為闌入謂其人身竄入宮禁之內也闌有遮攔之義古字多通用闌闌攔皆一也攔檻之版為蘭子虛賦云宛虹拖於楯軒注云楯軒軒之蘭版也張平子西都賦曰伏櫺檻而俯聽薛綜曰櫺臺上欄也為軒檻可以限隔高下故名之為欄是皆闌干之闌也兵器在架曰蘭張衡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李善引劉逵魏都賦注曰受它兵曰蘭受弓弩曰錡蓋以韜束兵器名

之曰蘭也井上四立幹四出而相交亦名為蘭言能遮限井口也聯木以邀遮禽獸為蘭上林之賦校獵也顔師古注曰校以木相貫穿總為蘭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也馬牛閑廏為蘭周官校人蘭板以養馬故命之為蘭也納奴婢閑中而鬻賣之亦名為蘭賈誼傳賣僮納之閑中閑即蘭也合數者而求其義則蘭出蘭入之理皆昭昭矣後世財利所在官專其入則命之為榷榷者水上獨木之橋也言獨專此水禁塞它路如一木橋然

也夫以專取為榷則犯國禁而越出越入皆當為闌矣

十數改用多畫字

古書一為弌二為弍三為弎蓋以弋為母而一二三隨數附合以成其字特不知單書一畫為一單書二畫三畫為二為三起自何時今官府文書凡其記數皆取聲同而點畫多者改用之於是壹貳叁肆之類本皆非數直是取同聲之字借以為用貴點畫多不可改換為姦耳本無義理可以與之相更也若夫十之用拾八之用

捌九之用玖則全無附並也然亦有在疑似間者易之參兩天地左傳自參以上則徃稱地來稱會是嘗以參為三矣顏子不貳過士有貳宗國不堪貳為其與正為副則貳之為二尚或可以傅會矣在顏師古時江充傳固已訛大臺為太壹矣薛宣傳本曰壹笑為樂而傳本乃作壹笑為壺矢則是此時一已為壹矣若元本不用壹字則一字本止一畫何縁轉易為壺為矢也若曰唐至明皇始盡以今文代去古文因盡歸咎明皇則師古

之時漢書傳本何為已變大臺以為太壹壹笑以為壺矢耶又凡漢書一字皆以壹代則一變為壹久在明皇之前矣然而古今經史凡書千百之字無有用阡陌之阡公伯之伯者予故疑舊本不曾改少畫以從多畫也然不能究其起自何時

大衍虛一

正易新法之論大衍曰掛一之在四十九元不入用則雖去之無欠也其意以為揲蓍之初此一既掛左指則

自不預揲數上聲之數去聲矣及其四巳定此一又歸奇扐則又不入七八九六之用故曰去之無欠也此葢以象數言易於有爻之後而不知超象數以求易於未爻之前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之生二是虛一之能生天生地者也夫天地得此之生於太極也其象在蓍則分一為二是其形容巳然此之分二者從何而來豈非從一握則四十九用皆藏一握之内及其分一握以為兩握則一巳生二而一遂無見聖人於是即

五十蓍中取其一蓍掛之左指者既不以揲又不循數其意蓋示四十九用之上此之一數處總無為而四十九者各以七八九六聽令而受數焉耳故此一雖虛而天下之實莫不由之以出則安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故知此說不能求諸未爻之前也

契丹於達魯河鈎魚

燕北雜録載契丹興宗重熙年間衣制儀衛打圍射鹿鈎魚等事於景祐五年十月撰進不書撰人姓名而著

其所從聞曰思鄉人武珪在遼十餘年以善歌隷帳下故能習遼事詳悉凡其所録皆珪語也達魯河鈎牛魚遼中盛禮意慕中國賞花釣魚然非釣也鈎也此之所記於遼為道宗清寧四年其甲子則戊戌正月也達魯河東與海接歲正月方凍至四月而泮其鈎是魚也遼主與其母皆設次氷上先使人於河上下十里間以毛網截魚令不得散逸又從而驅之使集遼帳其床前預開氷竅四名為氷眼中眼透水旁三眼環之不透第斲

減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魚而透者將以施鈎也魚雖水中之物若久閉於氷遇可出水之處亦必伸首吐氣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魚而薄不透水者將以伺脉也魚之將至伺者以告遠主即遂於斵透眼中用繩鈎擲之無不中者既中遂縱繩令去久魚倦即曳繩出之謂之得頭魚頭魚既得遂相與出氷帳於别帳作樂上壽

古用玉非純玉

古禮用玉甚多而玉不乏或疑古玉多於後世是則然

矣然而有說也說文玉部案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將玉石相半也然則瓚將云者其質半玉半石而駹者五分其質而四分為玉一分為石也然則古之禮玉惟天子所用通體是玉若其間雜之以石則不用也自上公以降則駹瓚將之質雖不免雜之以石亦入用也則其禮用雖多凡半珉半玉亦入用也紹興十三四年間或於會稽禹廟三清殿前發地得瘞玉官寺初未之知人多分取及縣官知而録

之止餘四物其一蒼璧也色帶青一邊有土黯處稍變為土黃色不知在瘞幾年矣其二蒼璋也極小畧可三五寸許正為半珪之形此三者蓋真玉也又有一物體圓如璧而旁出兩角角末即是圭頭在禮所謂兩圭有邸者也色似玉帶白而體質甚輭觀者多用指爪掐試已成深穴細視正是寒長解石輩耳亦恐未可名之為珉也其器見藏禹廟縣尉典之前後官遞相付授防換竊也吳民可帥越大興工浚鏡湖得小玉璧以藏公帑

中迹此數物而考之以古則皆得諸禹廟其在土中者必為薶玉以祭者也得之水中者則其沈祭之玉也古用玉如此之多也

蓍以七為數

諸家多言蓍以七為數至其何以用七則莫有言者意謂七七四十九正蓍之用耳歷考諸易自數總以及數變皆無以七為祖者獨有七為少陽固在四策之一然此之七也進之不得為陽數之極退之不能為陽變之

祖則七在四策中特其列數之一耳安能總攝它數也顧獨於末流取四十九以配七七而謂蓍數之祖何所本也

鴻毛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鴻毛非指其羽中之最大者言如鴻鵠得風而順其羽翰既大風又借便故以為賢臣遇主之喻也

河豚

類篇魚部引博雅云鯸鮐（盈之反）鲀也背青腹白觸物即怒其肝殺人正令人名為河豚者也然則豚當為鲀

禹冢

漢地理志會稽郡山陰縣注云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今紹興府城東十許里有告成觀觀有禹廟相傳禹墓在廟東之小山山下又有窆石或云禹葬所用然絕無信傳又其地自在山陰縣治之東與古傳在南者方鄉不應若紹興府府治則又在今山陰縣之西而其

正南大山即秦望山也秦始皇父子皆登此山以祭禹矣南史記秦碑至今尚在讀二世碑是也然則禹墓在秦望山上山陰縣南而不在告成觀甚明

背子中禪

令人服公裳必衷以背子背子者狀如單襦袷襖特其裾加長直垂至足焉耳其實古之中禪也禪之字或為單皆音單也古之法服朝服其内必有中單中單之製正如今人背子而兩腋有交帶橫束其上今世之慕古

者兩腋各垂雙帶以準襌之帶即本此也江充傳衣紗縠襌衣師古曰襌衣若今之朝服中襌也漢官儀曰虎賁中郎將衣紗縠襌衣事物紀原曰漢高帝與項羽戰汗透中單且曰中單即今汗衫非也

躧音屣

地理志趙地倡優女子彈弦跕（它頰反）躧游媚富貴注躡跟為跕掛指為躧師古曰屣謂小履之無跟者也跕謂輕躡之也案今人夏月以生帛為屧其三面稍隆起惟

當脚跟處正低即師古所指也

湘素雜記

靖康間閩人黄朝俊所作也辨正世傳名物音義多有歸宿而時有闕疑者至釋宋子京刈麥詩以四月而曰為麥秋案北史蘓綽傳麥秋在野其名逺矣是未嘗讀月令也以此見博記之難

宿州虹縣

虹縣令宿州屬邑也今讀如絳孔光傳光為虹縣長注

虹沛之縣也音貢與今呼不同

舞馬

梁天監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獻赤龍駒能伏拜善舞周興嗣為賦本傳六十二　案此時已有舞馬不待開元間矣唐中宗景龍文館記已有舞馬亦非明皇剏教也

渾姓

劉禹錫集二十八送渾大夫赴豐州其詩曰鳳銜新詔降恩華又見旌旗出渾家然則渾姓側聲也

怪石

禹貢青州貢品有鉛松怪石說者疑怪石之為玩物不當責貢予曰非也其所謂怪非今世所玩如靈壁太湖之石嵌空玲瓏可為戲玩也質狀色澤似石而非石故以怪名也怪者異也說文瑀璪音繅玗音于瓊音瓊詩之貽我佩玖有蒼璁衡以至系璧之琫充耳之琇與夫瑎之黑也珊瑚之赤也碧雞之碧也許氏以及漢儒皆嘗枚列其物而命之名曰此石之次玉者也此石之能比乎玉

者也以此之石而比璠璵璿瓘瑾瑜琳球則不能齊及然能超出常石之上得與真玉為比豈非石類之卓然秀異者乎則其命為之怪非抑之也所以高之也且古之用玉比後世特多不止六器五瑞而已也刀劍衣佩日用之具皆用玉也用玉既多則所須必倍其勢不得不以似玉者充代足用也故玖璁琫璓固已明用美石而夫䮶瓚將之類則玉而雜石亦兼用之然則兼列怪石以期足用事之必然者也則怪石之貢以用而不以

玩亦已明矣

菨 婕妤

詩參差菨菜左右采之許氏曰菨餘也左右者后妃左右所謂淑女也言左右淑女如河洲之有菨餘也予於是疑漢之婕妤取此義以名也字或加女則為婕妤或加人則為倢伃皆本詩之菨菜而增偏旁也漢世名所采良家女為采采名或亦本此矣

富貴昌宜侯王

淳熙乙巳予以大饗恩封新安郡侯時寺丞佐善小篆予問何人能刻銅當呼之使刻時因引予入一書室四壁盡是古器皆有款識其中一盆鑄寫特精而格制差淺四旁皆隱起水波中有兩魚其間不為水紋處有篆文六字曰富貴昌宜侯王予時大病更生樂見昌宜二字意益欣然不暇究其為何種制度也丁未三月二十八日在建寧閱唐會要見上元間高宗即洛北營建陰殿韋洪機掘地得古銅器如盆而淺中有䖏起雙鯉之

狀魚間有四篆字曰長宜子孫以較時公所藏則盆與樣制皆與之合其中字語則隨人意向故兩語不同耳然則此制唐已前既有之矣

桔槹水車

水車古無見莊子曰漢陰丈人鑿隧而入井抱甕而灌則直提甕汲井汲滿即出而灌之未有機巧也子貢於是語以桔槹之制其說曰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案此意制是就有水處立木其上交午如十字一頭

繫甕一頭虛垂汲者制其低昂故其挈水若抽數如沃湯也沃湯者湯之沸騰而湧起者也此其為械比之抱甕則事半而功加倍矣然而自此時至漢皆未有今世捲水之車也不獨未有捲水之車也雖水礲水碓亦無載焉故知智未及知也魏畧曰馬鈞居京都有地可為園患無水以灌乃作翻車令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於常此方是今之水車也矣出魏畧載在御覽八百十四

東堂桂

晉郤詵試東堂得第自言猶桂林一枝東堂者晉宮之正殿也山謙丹陽記曰前殿正殿也東西堂魏制也在周為小寢也御覽三百七十五

含章梅粧

壽陽公主在含章殿梅花飄著其額因橅倣之以為粧樣山謙之丹陽記曰皇后正殿曰顯陽東曰含章西曰徽音皆洛陽宮舊名也名起後漢御覽三百七十五

太守黄堂

郡國志曰雞坡之側即春申君之子假居之地也後有守居之以數失火故塗以雄黄遂名黄堂御覽堂門

赤米

國語曰越大夫種謀曰令吳既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注曰米之惡者也御覽三十五案赤米今有之俗稱紅霞米田之高卬者乃以種之以其早熟且耐旱也然則越時已有此米矣南史任昉傳昉解新安太守去惟載桃

花米即赤米是也

演繁露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演繁露卷四至七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葉中桂

演繁露卷四

宋　程大昌　撰

如五器卒乃復

尚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故瑁圭者天子與諸侯為瑞諸侯執所受圭以朝天子無過者復得以給使之歸國有過者留其圭三年已上御覽八百六案大傳此言必有所本舜典之謂輯五瑞者即此之執圭而朝者也輯者斂之而上乎天子也又謂班瑞于羣后者即此之復與其

圭以歸者也第其有過留之三年者不見所出然大傳此言極有理也舜典下文東巡岱宗而覲五玉以朝者即與在朝而輯五瑞者同理也正義曰五瑞本受之堯斂而還之謂如舜新以付改為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此亦有理然以上下文推之則不通矣四嶽巡狩皆嘗斂玉而復授之矣至五罷之斂復即是輯班之異名矣今獨於正月在都時所班者為舜賜則巡狩之所如所復在已受新賜之後何用再班也耶以此知大傳所言

有理蓋分還留兩端以為賞罰也者其說有理也

飴餳

餳徐盈反 飴與之反 一也楚辭曰粔籹蜜餌有餦音張 餭音皇寀

餳飴餦餭皆一物也而小有異說文曰飴米櫱煎也餳和饊也釋名曰餳餅也煑米消爛洋洋然也飴小弱於餳形怡怡然也方言曰餳謂之張皇注云即乾飴也飴謂之該餳謂之餹凡飴謂之餳自關而東通語也令人名為白糖者是也以其雜米櫱為之也飴即餳之融液

而可以入之食飲中者也後漢明德馬后謂含飴弄孫者是也唐世所食餳粥是其類也張衡七辨曰沙飴石蜜遠國貢儲即今沙糖也唐玄奘西域記以西域石蜜來詢知其法用蔗汁蒸造太宗令人製之味色皆踰其初即中國有沙糖之始耶然南史已載糖蟹曰蟹之將糖躁擾彌甚豈其以白糖淹之耶白糖文見上

父之稱呼

漢魏以前凡人子稱父則直曰父若為文言則曰大人

後世呼父不為父而轉其音曰爺又曰爹(低邪反)雖宫禁稱呼亦同其音故竇懷正為國爺是其事也唐人草檄亦曰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板蕩也案唐韻爹羌人呼父也(陟耶反)則其讀若遮與令俗所呼不同不知以遮為音者自何世始也案通鑑德宗正元六年回紇可汗謝其次相曰惟仰食於阿多固不敢預也史釋之曰虜呼父為阿多則是正名為多不名為爺也今人不以貴賤呼父皆為耶蓋傳襲已久矣

詔黃

石林言制敕用黃紙始髙宗時非也晉恭帝時王韶之遷黃門侍郎凡諸詔黃皆其辭也南史十四則東晉時已用黃紙寫詔矣又南史傳十五卷曰宋明帝時吏部尚書褚彦回就赭圻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板檄不供由是有黃紙札則宋世即軍補官賞功又已用黃紙矣沈約永平八年奏彈南郡丞王源曰源官品應黃紙輒奉白簡以聞則是奏彈之文嘗用黃紙矣文選四十又徐羨之

召蔡廓為吏部尚書謂黃門已下悉以相委廓聞之曰我不能為徐羨之書紙尾其曰紙尾者黃案之尾也此時選案黃紙録事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云然也則是宋世已用黃紙為案也至齊世立左右丞書案之制曰白案則右丞書名在上左丞次書黃案則左丞上書右丞下書雖世遠莫知其何者之為白案何者之為黃案所可知者其紙已分黃白兩色决矣南齊東昏侯遊戲無度臺閣案奏或不知所在閹人以紙包裹魚肉還

家並是三省黄案然則文書之用黄紙其來已久髙宗朝凡謄寫詔制以下州縣始皆用黄紙耳槩言詔用黄紙始於髙宗不審也

儀鸞

顯慶四年髙宗因羣臣賀桃株生李上曰隋煬帝世常有野雀集于殿上當上校尉唱云此是鸞鳥有衛士報云田野之中大有此物乃笞衛士奏以為瑞仍名此殿為儀鸞殿至今嗤笑案髙宗所指校尉者乃髙德儒也

一本云馬德儒高祖起義執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遂斬之夫高祖斬德儒以為妄高宗以指鸞為詐而儀鸞殿所制之儀鸞司者迄今不改樂其名美不究其由也大業雜記所指為鸞者孔雀也

七牢百牢

僖十五年卷五秦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注云牛羊豕各一為一牢吳責晉饋百牢亦累此數而言之也牛羊豕具為太牢但有羊豕而無牛則為少牢今人獨以太牢名

牛失之矣

太廟先於階下西向拜

凡行禮太廟執事行事官皆未登階先於階下望西再拜雖人主親祠亦與羣臣同拜相傳此禮名為叅神案徐鍇歲時廣記記東漢人主上陵禮曰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山陵旋升阼階引謝承書曰蔡邕為司徒掾從公到陵問上陵之禮或曰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聞也光武即是始葬乃剏是禮即邕此記

而參求之是謂西漢諸陵皆在長安光武始葬東都故明帝之上光武陵也必先望西致敬乃敢次及光武此說差有理耳然唐會要載太宗拜陵亦先向西兩拜案太宗時唐家方有五陵獻懿皆葬趙州趙州自在長安東北固不應向西而拜矣景帝神堯葬于三原三原漢池陽地又在長安正北亦不應西拜也獨元帝陵在咸陽咸陽亦在長安西北固不為正西矣且使尊此而先之凡此五陵其四在北其一在西何由獨尊其一耶然

則太宗西拜其不獨向元陵亦已明矣予案漢郊祀志東方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故凡事鬼必以西為尊也太祖之廟獨為東向蓋據西以臨東即其事也向西之拜其殆即謂神墓在西也不專為一代之陵而設也

秸服

禹貢五百里甸服甸服之賦專納秸服杜佑曰甸者為天子治田也自百里至五百里以遠近差為五等而輕

重之則五服之凡也然則其制有可疑者焉三百里之比四百里五百里則近矣而納秸者純為藳秸以價計之則比納粟納米反為輕少此其為制何宿也杜佑曰服者服藳役其説是也凡因秸而服其役則納秸雖輕而服役則重用相補除而輕重迺得適平也秸之為用多矣祭之席地人之藉寢皆以秸為質齋牛駕馬皆以秸為食凡其編列供收就加飼秣皆供役者當之故甸內五百里地田王田者其賦入之物不粟不米不總不

銍專以供秸為賦為其賈雖賤而所供之役則費反重也佑嘗參攷周制見其廛郊甸縣所賦高下相絶或有十而取二者或有二十而取五者其差或過數等殊乖十一之則遂總為之說曰周稅輕近重遠近者多役也以輕賦而補多役使之適平則秸輕役重正以求及乎中也此古人深意也

更點

一夜分五更者以五夜更易為名也顔之推曰五夜謂

以甲乙丙丁戊記其次第也點者則以下漏滴水為名每一更又分為五點也張衡賦曰衛以嚴更之直凡史家記事謂乙夜丙夜之類次而言之自甲至戊五易其序則為五更巳顔之推家訓所載次第是矣五夜相次擊皷為節南史謂紞如打五皷是也五夜又分二十五點每點又擊點以記唐六典具載其事以故文人作文笱及更點皆以鐘皷為言也南史景陽樓有鐘專記曉漏不為記點之用也特不知一更又分五點起自何世

耳水經洛陽有金墉城城東有豈置一鐘以和鼓漏又南齊宫城有却敵樓樓上施鼓持夜以應更唱高帝以鼓多驚眠遂改用鐵磬疑記點以鐘鼓制當始乎此通典

二十三

秉心塞淵馬三千

衛文公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心何預馬而著以為效也是與思無邪思馬斯徂正同一理也凡為人上而存心審當則遇事無不曲至畜牧至末事亦遂賴此心以之

孳息故馬亦蕃庶也是葢莊周履豨之論也豨豕也豕之一身難肥者莫過於蹢也踐踏豕足而見其豐肥則知其通身無有不肥也矣此由末觀本之論也若直曰此心可以感動乎馬則是虛談無實也晉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廄馬克多征吳得以濟事潘尼為太僕箴敘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即其說有本矣莊子曰百里奚爵禄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孔子嘗為乘田而牛羊茁壯長皆一理也堯典談歷而鳥獸之孳

革毬氄應時無與伊尹明言烈祖之德而曰鳥獸魚鼈咸若是皆舉末明本以見無細不及也

寢廟游衣冠

古不墓祭祭必於廟廟皆有寢故也凡廟列諸寢前寢則位乎廟後以象人君之前朝後寢也凡寢之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者即在廟之寢也高廟衣冠月一出游者游其廟寢之衣冠也秦人始於墓側立寢漢世因之諸陵皆有園寢又有宮人隨鼓漏理枕且盥水陳嚴具

則又推廟寢之制以及陵寢者也陵寢亦如廟寢其衣冠月一游之諸侯王表曰太常孔臧坐衣冠槁壞失侯是其事也然則魏武置宮人銅雀臺令月朝十五日望陵上食其來有自矣通鑑四十九 陸機作文以譏切之但知搜剔其過不復審諦其自也

頌琴

左氏襄二年穆姜擇美檟自為頌琴杜預曰琴名也猶言雅琴案周禮有頌笙頌磬予常疑之若謂此之二器

以寫頌為名則大小雅亦嘗在數矣而其器獨不記於周禮也因閱杜語乃悟頌云者乃其笙磬之名也唐李勉所寶之琴有二一名響泉一名韻磬其義亦取此乎

折俎

享有體薦體者牲之全體也薦進也謂舉全體以進也宴有折俎俎者所以盛肉也折者解牲體而析之但供其肉不供全體矣周亞夫傳獨賓大胾而無切肉又不設箸本是以此為戲不令得食耳若究其實即似古之

體薦矣今列郡會客有不供食饌而準價以餉者書辭例云折俎誤也折俎之折音舌言破碎也今之折價而餉者其讀如浙言價與饌相當也

黄麻白麻

唐世王言之別有七其一為册書次為制書又次為勞慰又次為發日敕册書惟除拜王公將相則用白麻紙書封付閤門閤門集朝士拆封宣讀宣已付有司書諸竹簡是為册巳所謂擇日備禮册命者即以此麻入之

竹冊而涓吉臨軒以授其人者也自制書巳下至發日勅則用黃麻紙書之老杜所謂黃麻似六經者也若降敕旨論事及敕牒則用黃藤紙其禮又降於黃麻矣六典

魚袋

今之魚袋本唐制也六典符寳即隨身魚符之制曰所以明貴賤應宣召左二右一其飾有玉金銀三等其符題云某位姓名案此之謂符者初用一本對中書其人官位姓名書巳乃析而二之右付其人所謂右一者是

也左則藏之於內或有宣召即內出左契以與右合犲驗而同乃始得入其在古制則官得通籍禁中者至入宮門案牒省驗其人年貌官位皆同乃入者也武后時改魚為龜故崔神慶曰今五品以上佩龜者為别敕宣召恐有詐妄故內出龜合之然後應命通鑑二百十即此制也隨身魚符其用蓋如此也今世之制但襲唐舊棄官品而授之使得佩帶為飾焉耳而合符之制不復舉用也於是棄今制以求古則魚袋之上設為魚形者唐謂

以玉金銀為飾者也魚飾之下有黒韋渾裹方木附身以垂者唐制謂書其官姓名於木而中分為二者也服章有紫朱黒三異而魚飾之下盛符之囊皆用黒韋者明其為用而不為飾也唐制左符乃遂有二或其人在外則出半符為信召之使來也或此符已往而其人聞命先至則尚有一符可以為驗也此其所以右一而左二也宣召太子則用玉契事起武后時亦崔神慶所建也此之𠛬建玉契制亦本於隨身魚袋也通鑑二百十

蝗

江南無蝗其有蝗者皆是北地飛來也吾鄉徽州稻初成窠常苦蟲害其形如蠶而其色縹青旣飡苗葉又能吐絲牽漫稻頂如蠶在簇然稻之花穗皆不得伸最為農害俗呼橫虫横音户孟反記得紹興庚申汪彥章典鄉郡有投牒訴此蟲名為橫彥章謂曰日有旨令恤蟲災第言徽州螨虫為害不呼為橫也案唐韻蝗一音橫去聲則俗呼為橫不為無本也

演繁露卷四